

· 百年典藏本 ·

假如给我

UP FROM SLAVERY

布克尔·华盛顿自传

学习的机会

[美] 布克尔·华盛顿 著

李怀湘 译

学习改变命运 信仰更新人生

在美国，本书是**与海伦·凯勒自传**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齐名的经典励志书

假如给我

UP FROM SLAVERY

布克尔·华盛顿自传

学习的机会

[美] 布克尔·华盛顿 著

李怀湘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如给我学习的机会: 布克尔·华盛顿自传/ (美)
华盛顿著; 李怀湘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210 - 03573 - 2

I. 假… II. ①华… ②李… III. 华盛顿 - 传记 IV.
K837. 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4101 号

假如给我学习的机会

——布克尔·华盛顿自传

(美) 布克尔·华盛顿 著

李怀湘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50 千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 978 - 7 - 210 - 03573 - 2/K · 471 定价: 22.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电话: 6898827 电话: 6898893 (发行部)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Note

19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种族矛盾日益激化，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对立形势可谓剑拔弩张。面对生而不平等的严酷现实，一个出身于弗吉尼亚农庄的黑奴的儿子，却在 1881 年白手起家，创办了只有 1 个教师和 30 个学生的特斯克基黑人师范学院，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其发展为拥有 200 名教师、1500 名学生、成百幢校舍以及 200 万美元基金的享誉全国的学校。他的努力和成就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得到黑白两个种族的一致赞扬和支持。在他之前，美国还没有一位黑人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和全国性的声望。

这位了不起的黑人就是布克尔·华盛顿（1856—1915）。在美国，布克尔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与之后的马丁·路德·金同为著名的务实派黑人领袖，他也是第一位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学位的黑人。布克尔富于传奇色彩又极具实干精神的奋斗一生，都写在了这本自传中。

本书（Up from Slavery）出版于 1901 年，是由最早连载于《前景（Outlook）》杂志的短篇文章汇集而成，应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所要求而印成单行本发行后，立刻成为风靡全世界的励志杰

作。布克尔不加粉饰、真诚朴实的叙述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从生而为奴且不知谁为父的悲惨童年，到成为祝福整个黑人种族与促进国家和睦的著名教育家和演说家，他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生命魅力，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鼓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其广受欢迎的程度，可从1999年被《今日美国》（USA Today）选为影响美国20世纪的图书第二名而知大略。

但遗憾的是，这本与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齐名的经典传记，在中国却乏人知晓。1997年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中，曾有一册薄薄的《力争上游》，是译自布克尔的这本自传。原也算是着眼新颖，文笔生动，可惜不知是否因为廉价简装的缘故，读者回应寥寥，让这本理当大放异彩的好书实有被埋没之嫌。

今日，中国的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学习的机会似乎不再是一个问题，但谁能否认其中还有值得反思之处呢？贫困生的自卑与窘迫，独生宝贝的养尊处优，择校现象带来的教育非均衡化以及民工子女的教育难题等……但是，我们却不至于灰心。经过了一百多年，布克尔的这本自传仍在传递出让我们满怀希望的喜悦：人的尊严和美丽是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的！

周遭的不善环境可成为奋发努力的催化剂；学习的机会或许不一定均等，但前途却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选择！而对于身处激烈竞争煎熬之下的莘莘学子，本书也可做一个清凉的提醒：如果不是被内在的求知欲望所激发而学习，看似优越的外在条件只能成为背负不起的重担。这就是我们从书中得到的鼓舞人心的信息，也是我们重新翻译出版该书的目的。

深愿你也能从中发现更新人生的动力。的确，没有人太年轻，也没有人太老，以至不能学习。

Up From Slavery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
玛格丽特·雅各·华盛顿夫人
和我的哥哥约翰·华盛顿先
生，是他们的耐心、忠诚和
勤奋让特斯基的工作获得
了成功。

序 言

Preface

本书由一系列涉及我生平事件的文章自然成册，这些文章曾连载于《前景》杂志。文章一露面，我就收到了将其编写成书以便永久保存的请求，这些请求来自全国各地，数目之多，令我惊喜不断。最让我感激的是，《前景》同意满足这些请求。

我本想讲述一个简单明了、不加修饰的故事。但遗憾的是，并不尽如人意。鉴于多数时间精力要花在特斯克基师范工业学院的行政工作及所需资金筹集上，书中所述大都写于火车上、旅馆里、车站候车时或学院工作之余。并承蒙麦克斯·伯奈特·斯瑞谢尔先生竭诚慷慨相助，本书才得以圆满完稿。

目 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奴隶出身
14		第二章 少年时代
25		第三章 求学之苦
38		第四章 帮助他人
47		第五章 重建时期
54		第六章 黑人和红人
63		第七章 特斯克基的早期
71		第八章 在马厩和鸡舍里教书
80		第九章 日夜焦虑
89		第十章 比无草做砖更难的工作
101		第十一章 自己做床
108		第十二章 筹集资金

120		第十三章 奔波两千里演讲五分钟
133		第十四章 在亚特兰大展览会上演讲
148		第十五章 演讲成功的秘诀
166		第十六章 欧洲之旅
181		第十七章 最后的话

第一章

奴隶出身

我生下来就是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县一家种植园的奴隶。我不大清楚我究竟出生在何时何地，但是无论如何，我想我一定生于某时某地。我尽力得知，我大概是生在黑尔斯福德，那地方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的邮局附近，那年是 1858 或 1859 年，但不知道是何月何日。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最早的印象是种植园和奴隶区——后者是种植园里奴隶们的小木屋的所在地。

我的人生就在这样一个最恶劣、最凄凉、最让人沮丧的环境中开始了。情况就是这样，并不是因为主人特别残酷，因为跟其他许多的奴隶主相比他们并不是这样。我生在一间长约 16 英尺宽约 14 英尺的典型的小木屋里，直到内战以后政府宣布我们全部获得自由，我跟妈妈、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一直住在那里。

我几乎不知道祖上的事情。我听过一些在黑人当中的传闻，谈到奴隶被从非洲运到美国的途中，在奴隶船上所遭受的各种折磨，无疑其中就有我母亲的祖辈，但我没能找到任何可以说明我母亲祖上历史的资料。我记得，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姐姐。奴隶制时期人们不太注意家史和家谱——更准确地说是黑人

的家谱。我猜想，母亲引起了一个买主的注意，这人就是我和她后来的主人。母亲加入这个奴隶主家庭引起的注意之多不亚于新买的一匹马或一头牛。关于父亲我知道的比母亲更少了，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听到过的传闻说，他是靠附近一家种植园维生的一个白人。管他是谁，反正我从未听说他对我有过一丝兴趣，或以任何方式尽过抚养之责。然而，我并不特别抱怨他。他也不过是国家当时把这种制度灌输给他们所产生的另一个不幸的牺牲者罢了。

这间小木屋不仅是我们的住处，而且也充当种植园的厨房，我母亲是种植园的大厨。屋子没有玻璃窗，边上仅有的小洞可以透光，但也能让冬天寒冷的空气乘虚直入；有一扇门——确切地说，只是被叫做门而已——门的转轴装得不稳，门上还有很大的裂缝；不用说也知道，实际上门太小了，使得房间很不舒适。除了有这些裂口，还有房间右下角的“猫洞”——内战前弗吉尼亚州每栋大厦或每所小屋都有的一个设计。猫洞是一个方形的口子，约8英寸长7英寸宽，打开了让猫夜间随意进出的。就我家特别的小屋而言，我永远弄不懂有什么必要留这么个洞，因为至少有半打其他的地方已经为猫的进出大开了方便之门；家里没有木地板，光秃秃的土地就是地板。土地板的中央有一个又大又深的洞，用木板盖着，冬天用来储藏红薯。对这个薯洞的印象清晰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我记得在藏红薯和取红薯的过程中，我经常弄到一两个烤来一饱口福。我们种植园没有做饭的炉子，母亲不得不在一个敞开的壁炉上给所有的白人和奴隶做饭，大都用深锅和煎锅。这间修建简陋的小屋，冬天让我们饱受严寒之苦，夏天从那敞开的壁炉里跑出来的热气，同样让我们受不了。

我的童年是在这间小木屋里度过的，跟成千上万别的奴隶没多大的不同。我母亲白天当然很少有时间专心养育孩子，她就只有早晨在开工之前、晚上在收工以后抽空照顾我们。我记忆中最早的事情中，有一件是母亲一天深夜做了一只鸡，叫醒了孩子们，想让他们好好吃一顿。我不知道她怎么或从哪儿弄到的那只鸡。不过，我猜想是从我们主人的种植园弄来的。某些人会称此为偷窃，如果这样一件事发生在现在，我自己也会把它当做偷窃来谴责。但是事情却发生在当时，而且究其原因，没人能让我相信母亲犯了偷窃罪，她不过是奴隶制的一个牺牲品。

在《解放奴隶宣言》宣布我们一家自由以前，我不记得曾在床上睡过觉。三个孩子——我大哥约翰、我姐阿曼达和我自己——铺一块草垫在土地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是睡在一堆摊在土地上的脏兮兮的破布里。

不久前，有人请我讲一讲我青少年时代从事的运动及娱乐活动。直到有人问到这个问题我才想起，自己一生中竟没有任何时期是专心于玩耍的。从我可以记事起，我一生中的每一天几乎都在辛苦地从事某种工作，尽管我认为如果我以前有时间运动的话，现在我会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在做奴隶的那段时间，我体格不够高大，不能干很多活，但我仍花大部分时间清扫院子，提水给地里的男人，或是去磨坊，我常常一星期一次，带玉米去磨。磨坊离种植园差不多有3英里远，这项工作我总是很害怕，要把沉重的玉米口袋扔到马背上，而且玉米要大概平分在马背两边；但是不知为何，每次旅途都几乎毫无例外，玉米口袋移动得很厉害，以致失去平衡从马背上掉下来，而且我常会一起摔下来。由于我力气不够，没法再把玉米放到马背上去，于是我不得不等待，直到有过路的人帮我解脱困境，有时候要等上好几个小

时。等人的几个小时里，我通常会以泪洗面。这样一浪费时间，到磨坊就晚了，等到磨好玉米回到家，已是深夜了。那条路很偏僻，而且经常穿过密林，我总是很害怕，据说树林里到处都是逃兵，而且有人告诉我，逃兵发现黑种男孩时，第一件事就是割耳朵。除此之外，我知道，回家晚了还总会挨一顿狠狠的臭骂或一顿饱揍。

做奴隶时，我从没上过学。虽然，我记得，有几次我背着小女主人的书陪着她一直走到了教室门口。教室里，几十个男孩女孩正在学习的画面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我觉得，像他们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大概就和上天堂一样吧。

到现在我仍可以记得，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奴隶，知道人们正在谈论奴隶的自由是在一个黎明。当时，我被妈妈的声音吵醒了，看见她正跪伏在孩子们身上迫切地祷告，祈求林肯和他的军队可以获胜，以便有一天她和孩子们也可以获得自由。与此相关，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弄明白，尽管整个南方的奴隶们对书报上所涉及的东西完全一无所知，然而却能如此精确而又完整地得知那些惊动全国的国民争端。从加里森、劳弗杰和另一些人为自由发表言论开始，整个南方的奴隶们就一直与运动的进程保持着紧密联系。虽然，在内战预备阶段和内战期间，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但现在却仍然记得，许多个深夜妈妈和种植园其他奴隶们在一起尽情耳语的情景。这些谈论表明他们了解形势，他们通过一种当时被称为“葡萄藤”的电报，源源不断地获取事件发展情形的信息。

内战期间，林肯首次成为总统候选人。尽管我们这个遥远的种植园离任何铁路、大城市或日报社都有数英里之遥，但是奴隶们都知道在争议些什么。南北战争一开始，我们种植园的每个奴

隶都感到而且知道，尽管有别的议题在讨论，但首要的是奴隶制的问题。在遥远的农场，即使我们黑人中最无知的一个也从心里确信无疑地感觉到，如果北方军队取胜，奴隶自由将是这场战争的一个最伟大的结果。大家都带着最热切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北方军的每一场胜利和南方军的每一次失利。奴隶们比白人更早得知大战的结果已经成了常事。消息通常来源于被派到邮局去取信的黑人。我们那儿的邮局大概离种植园3英里远，邮件每周来一两次。有一群白人取了信以后都会自然地聚在那儿谈论最近的消息，被派去取信的人就会在那儿闲逛，直到弄清楚他们在谈些什么。回来的路上，他就自然会把获得的消息传到奴隶们中间。这样，他们就常比住在被称作“大豪宅”的主人家里的白人早听到重大事件。

我从不记得，少年或童年时，全家人曾有一次是以一种文明的方式一起坐在桌前，先感谢天父上帝再用餐的。在弗吉尼亚的农场，甚至是后来，孩子们得到的食物跟不会说话的牲口大同小异，这儿一块面包，那儿一点肉片，有时是一杯牛奶，有时又是一点土豆。我们家里，有时候一部分人在煎锅或深锅里吃，别的人用马口铁盘放在膝盖上吃，常常什么也不用，就用手抓饭吃。当我长得够高了，就被叫去“大豪宅”做事，是在吃饭的时候用一大叠由滑轮带动的纸扇赶苍蝇。白人们的谈话大都会自然地转向自由和内战，我从中听到了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两个年轻的女主人和一些女客人在院子里吃生姜蛋糕，那时候，那些蛋糕绝对是我看到过的最有诱惑力和最想得到的东西。当时当地，我就下定决心，一旦我获得自由，只要能弄到生姜蛋糕，而且像我看到的那些女士们一样享受一番，我最大的梦想就算实现了。

理所当然的，由于战事拖延，很多时候白人们经常很难为自己搞到食物。我认为奴隶们反倒不像他们那么缺乏食物，因为奴隶们日常的食物就是玉米面包和猪肉，这些东西在种植园可以自给自足。但是，咖啡、茶叶、食糖和其他白人们惯用的食物，种植园没法种养，而且战争所造成的艰难条件又使他们常常无法弄到这些东西，白人们就经常这样陷在极大的困境当中。烘干的玉米经常被用来做咖啡，一种黑色的糖浆被用来代替食糖，很多时候，没有东西来充当所谓的茶和咖啡里的糖块。

我记忆中穿过的第一双鞋是木头做的，鞋面是粗糙的皮子，而底子却是木头的，厚达一英寸，我一走路就会发出恐怖的噪音。除此以外，由于接受不到来自于脚部的自然压力，这双鞋还很不方便，穿上它人会显得笨拙不堪。然而，对于一个做奴隶的小男孩，我最难受的痛苦经历，是被迫忍受穿亚麻衬衫之苦。在弗吉尼亚州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奴隶部分衣服用亚麻来做是常事。用来给我们做衣服的亚麻很大程度上是废料，当然是最便宜、最粗糙的那部分。也许，除了拔牙以外，我简直无法想象有什么痛苦可以和第一次穿上一件新亚麻衬衫相比了。这种感觉就跟十几颗板栗壳的芒刺或者一百根细细的针尖扎在肉上差不多。甚至直到今天，我仍能确切地记得穿上这些衣服所忍受的痛苦。实际上，由于皮肉还稚嫩，就更增添几分痛苦了，无奈却别无选择。我不得不穿这亚麻衬衫，否则就没衣服穿；如果由得我选的话，我宁愿选择啥也不穿。说起这亚麻衬衫，大我几岁的哥哥约翰对我有过最仁厚的举动。有几次我被迫穿新亚麻衬衫的时候，他欣然同意先帮我穿几天，穿到磨平了些再给我穿，这是我听说过的奴隶亲属之间最慷慨的举动之一。直到我都长成大小伙子了，这种衬衫仍是我唯一的打扮。

根据我说的这些话，有人也许会冒出这样的想法：黑人恨白人，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白人都离家去作战，如果南方军胜利了，结果就是黑人们仍然要做奴隶。但就我们这里的奴隶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南方大部分受到合理对待的奴隶的情况也不是这样的。内战期间，我的一个小主人死了，两个重伤。我仍记得当奴隶们听到“比利少爷”的死讯时笼罩在他们中间的悲哀情绪，那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实的。有些奴隶照料过他，另一些奴隶在他儿时跟他一起玩过。当监工或者主人鞭打奴隶们的时候，他还为他们求过情。奴隶区里的悲哀仅次于“大豪宅”。当那两个小主人带伤回家时，奴隶们以多种方式表示着他们的同情。他们就跟家里的亲属一样渴望帮着照料这两个伤员，有些奴隶甚至请求特许他们彻夜看护两个受伤的小主人。这些受奴役的人们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的慈爱和同情心，完全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善良和高尚所致。白人们家中的男人打仗去了以后，为了保护被留在种植园的女人和孩子们，奴隶们甚至不惜舍弃生命。“大豪宅”里没有男人的这段时间里，被选定入住的奴隶们都被认为这是一种荣幸。夜间，任何人如果企图伤害“小女主人”或“老女主人”，都不得不首先跨过奴隶的尸体才可能得逞。不管是在奴隶制时期还是废奴以后，我们黑人中都几乎没有任何辜负别人特别托付的事例。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但是我想人们终究会发现这是事实。

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总体上，黑人不仅不恨白人，而且还有许多黑人体贴地照顾以前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的事例，因为战争使这些主人们沦为穷人，需要别人帮助和支持。我知道这样的例子，有些奴隶多年以来一直拿钱供养前主人，使他们免于受苦；我还知道其他的事情，有些奴隶资助前主人的后人念书。我知道

在南方一个大种植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白人小伙子，是这种种植园前主人的儿子，由于酗酒，家业日渐败落，而且越来越无法自控，简直成了个可怜虫。然而，种植园的黑人们却还是常年供给小伙子的生活所需。尽管他们自己已经很穷，这个人给他一点儿咖啡或食糖，那个人给他一点儿肉等等。对于这些黑人们来说，他们自己有的东西是没有一样舍不得给“汤姆老爷”的儿子的，只要这儿仍有直接或间接认识“汤姆老爷”的人幸存，就绝不会忍心让他受苦。

我曾说过，我们黑人中几乎没有任何辜负别人特别托付的事例。关于这一点，我知道一个最好的例证。不久前，我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认识了一个曾在弗吉尼亚州做过奴隶的人。我发现，《解放奴隶宣言》颁布两三年前，他跟他的主人签了一份合同，主要的意思就是他获准每年付一笔钱为自己赎身，并且，在他付钱的这段时间，可以凭自己喜好任意选择在哪儿工作、为谁工作。当发现在俄亥俄州能赚更高的薪水时，他就去了那儿。当获得解放的时候，他仍然欠主人三百多块钱。尽管《解放奴隶宣言》已经免除了他欠主人的一切债务，这个黑人却还是大老远地走回到弗吉尼亚州他前主人的住所，把最后一笔钱连利息一起交到主人手中。在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清楚大可不必去交这笔钱，但是他已经向主人许下过诺言，而他说过的话是从不反悔的。他觉得，不实现他的诺言，他就无法享受他的自由。

听了我说过的这些事情，有人可能会这样想，有些奴隶根本不想自由。错了。我从没见过任何不想要自由的人，或者任何愿意重新为奴的人。

我打心底里同情那些不幸卷入到奴隶制当中的民族和人群。